

匪夷所思的人兽恋情 感人励志的家庭故事

温情又恐怖 浪漫又嗜血



小妇人与狼人

little women and werewolves

美]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波特·格兰德 Porter Grand 著

贾玮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小妇人与狼人

little women and werewolves



[美]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波特·格兰德 Porter Grand 著

贾玮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妇人与狼人/(美) 奥尔科特原著;(美) 格兰德改写;贾玮品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21-4754-0

I. ①小… II. ①奥… ②格… ③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079 号

**LITTLE WOMEN AND WEREWOLVES by LOUISA MAY
ALCOTT AND PORTER GRAND**

**Copyright: ©2010 BY PORTER GRAND, Illustrations 2010 BY
Random House,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l Rey,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159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朱云雁

小妇人与狼人

[美]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原著

[美] 波特·格兰德改写

贾玮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754-0/I·3711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谨以此书献给巴纳德女士和
我自己的那个帅气忠实的狼人布里特兹克瑞格



懊恼的朝圣者

“圣诞夜会有满月，除了收不到礼物，我们也不能到外面去玩，”乔躺在小地毯上低声嘀咕着，“幸好我们准备了圣诞游戏，到时可以请朋友们过来玩个通宵，要不然真是扫兴极了。”

“贫穷真是太恐怖了！也没有爸爸或哥哥在边上帮忙做重家务，帮我们对付那些狼人。”梅格一边摆弄着旧衣角，一边叹息着。

“是呀，有些女孩子占尽了世间最好的东西，而有些女孩子却什么都没有，真是太不公平了！”小艾米愤愤不平地哼着鼻子。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有妈妈，我们还拥有彼此，”角落里的贝思满足地说着，“并且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爸爸不能跟我们一起也是很难过呢，那些女孩有漂亮靴子穿又怎样？在满月时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得待在屋里听那些狼人的号叫啊。”

伊丽莎白今年13岁了，大家都叫她贝思，她脸色红润，眼神明亮，有一头柔顺的秀发，常常很害羞，声音柔和，神情宁静，她的父亲就叫她“小静静”，因为她看上去像是生活在自己的快乐王国里，把自己保护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

四张年轻的小脸因为这句鼓舞人心的话而兴奋起来，但是乔接着说：“不管他想去哪里，事实是他还在战场上，不能和我们一起过圣诞，直到战争结束，他都不可能跟我们一起。”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又变得伤感起来。

“他想让我们高兴啊，并且圣诞时我们都有一块钱零花钱呢。”贝思强调说。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的，现在情况这么糟，我甚至都不想要它。”梅格说，尽力不去想那些她想要的漂亮东西。作为4个姐妹中最大的一个，玛格丽特，人称梅格，16岁，她体态丰盈，笑容甜美，双手白皙，有着让她引以为傲的大眼睛和浓密的棕色秀发。

“我可以用它做好多事，比如买本书啊，或者两本。”乔说，她今年15岁了，身材修长，有着棕色的皮肤，让人看到不禁会想起一匹小公马，由于她修长的四肢十分碍事，看上去她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协调它们。她的嘴角透着刚毅，鼻子俊俏，一双灰色的眼睛十分犀利，仿佛能洞穿一切，眼神时而炽烈，时而俏皮，时而凝重。一头浓密的长发更为她增添了几分美丽，但是为了方便，她常把长发束起来。

“我打算买些新乐谱，”贝思微笑着，心里已经在弹奏一首美丽的曲子了。

“我要买一盒精致的费伯氏画笔，我真的需要它们呢。”艾米坚定地说。她在姐妹中是最小的，有着一双神情冷峻的蓝眼睛和披肩的金黄色卷发。她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总想把自己扮成年轻贵妇。

“我最惨，得教那些烦人的小孩子，”梅格又开始抱怨起来。

“你还没我一半苦呢！”乔说，“想到要跟一个爱挑刺的，神经质的老太太关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她还一直使唤你，却从不满意，我都有一种想要大哭一场或者直接跳窗户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冲动。”

“焦躁不安是不好呀，但是还有比刷盘子和整理房间更糟糕的工作吗？它让我脾气暴躁，使我的双手像男人一样粗糙。当我坐在钢琴面前演奏时，多希望自己有一双柔软的手啊。”贝思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说。

“我觉得你们都没我悲惨，”艾米大喊道，“你们不用跟那群粗俗的女孩子一起上学，你功课不好，她们就让你难堪；衣服穿破了，她们伤害你；鼻子长得难看，她们就盯着你看；口袋里零花钱少，爸爸就要被嘲讽。”

“你是想说‘侮辱’而不是‘伤害’吧？”乔笑着纠正道，“这不像是那些狼人，用锋利的牙齿咬穿你的喉咙，撕扯着你骨头上的肉。”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们是在‘伤害’我，这是比喻意。你是时候增加词汇量，妥当用词了。”艾米义正词严地反击道。

“外面还打着仗呢，我们就不要自己先窝里斗了吧！”梅格责备着大家。

“但是乔就是用了这些粗俗的词，就像她来自社会最底层一样。”艾米回击道。乔听见这些立刻站起来开始吹口哨。

“别这样，乔，太男孩子气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

“那我肯定你也会像狼人一样号叫。”

乔对着天花板发出一声低沉暴躁的号叫。

“我憎恨粗俗，毫不淑女的女孩。”

“我讨厌虚假，矫揉造作的毛头妹。”

“狐狸窝里讲和。”和事老儿贝思扮起鬼脸，唱起歌，但其实心里夹杂着一丝撮合不成的担忧。这使得反唇相讥的两个人轻松地笑了。

“说真的，姑娘们，你们两个都不对，”梅格一副大姐大的腔调，“乔，你也该淑女些了，都这么高了，头发也盘起来了。”

“我不！要是盘起头发就是淑女的话，我宁愿一直散着它，直到我20岁。”乔喊道，拉掉发带，一头栗色头发披散在肩上。“做女孩真是糟糕透了，无论怎样，我都喜欢男孩子的游戏和工作，不用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为什么啊？我应该跟爸爸一起上战场，而不是待在家里像一个死气沉沉的老妇人一样缝缝补补。至少我的袜子得上战场。”她抖动着蓝色的军袜，上面扎着的缝纫针铮铮作响。

“这是你应该做的，做好它就行了！”贝思说，“要是你真的这么想打仗，就去跟狼人打，别跟自己姐妹打。”

“至于你，艾米，过于讲究了。”梅格接着说，“乔要是我们家的狼的话，你长大后就会是个矫揉造作的小呆鹅，如果还不注意的话。”

“要是我们家有假小子和小呆鹅，那我是什么呢？”贝思问道。

“你是个乖宝贝，没别的。”梅格亲热地回答道，这次没人反驳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贝思是全家的宠儿——小心地守着自己的“笼子”的胆小鼠。

外面的雪花轻柔地飘落着，几个小姐妹们正为战场上的战士们织着蓝袜子。他们的父亲曾经是个富裕的人，但是家道中落，所以在镇上有钱人和穷人都接受他们。但是姐妹们互相鼓励，所有该有的友谊，欢快和关爱，她们一样不缺。虽然屋里地毯和家具都已经破旧不堪，但壁炉中火光的温暖，以及窗台上怒放的圣诞玫瑰所带来的芬芳，使整个家都显得温暖而舒适。

钟声敲响了六下，贝思把一双拖鞋放到炉边上，以便母亲回来时可以暖暖地穿上。“这双拖鞋都穿破了，”她说，“我觉得我可以用我的一块钱给妈妈买双新的。”

“不，我来买！”艾米叫道。

“我是老大，”梅格说。

“但我是家里的男人，爸爸不在，拖鞋就该由我来买。他走的时候交待我照顾妈妈来着，”乔说。

“我们每人给她买一件礼物吧！”贝思倡议道，“我们自己没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

“那我们该买什么呢？”

她们想了一会，然后开始发表意见：

“一双手套！”

“军鞋，或者靴子，因为晚上她总是坚持站在外面为我们防卫狼人，”乔说。“或者，一把小刀，刀锋厉害些，最好是纯银做的。”

“一小瓶古龙香水也不贵，这样我也能省点钱买铅笔，”艾米接着说。

“明天下午我们就得去买东西，我们还要为圣诞夜的话剧做很多准备呢，但是我可以在路上好好想想，”乔一边说着，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演出了，这种事情已经不适合我这么大的人了，”梅格说着，尽管暗地里她对于“化妆”游戏早已期待很久了。

“你不会停下来的，”乔说，“你是最好的演员，如果你退出的话，我们的表演生涯也结束了。”

“那我们演什么呢，乔？”

“我的，”乔答道，尽量压抑着自己的骄傲，“我写的，狼人的诅咒——歌舞悲剧，比较适合现在的形势。”

“呀，真好，乔，肯定特别精彩！”贝思认为她的姐姐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有天赋。

“并且我会扮演史上最猛的狼人，”乔迈着步子，龇牙咧嘴、张牙舞爪地走向她的姐妹们，吓得她们纷纷往后退。

“孩子们，看到你们这么愉快，我心里真高兴！”母亲走进了屋子，尽管她的衣着并不华丽，但身材高挑，仪态高贵，姐妹们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亲。

“妈妈，你看起来很累，或者说有点伤心，”梅格说。

“我在诊所帮忙时，军队^①过来把三个女病人带走了。”

① 原文为 The Brigade，本书译为“军队”，指故事中居民们或退役军人为了猎捕狼人而自发组成的一种组织，他们打着正义、维护居民生活安定的旗号，到处横行，恃强凌弱。

“军队！”乔叫道。“我以为他们因为战争已经解散了。”

“当男人都去战场了，当然是这样子了。但是现在是女人起来抗争的，正像她们说的那样——‘我们周围存在狼人的威胁’，需要有一个领导者——一个在战场上受伤被遣返，内心却渴望着打仗的人，于是他跟其他一些从战场上被遣返的人迅速组成军队，猎杀狼人。”

“他们指控这三个女病人是狼人吗？”艾米睁大眼睛问道。

“他们说两个是，还有一个是感染者，有感染的伤口，他们说他们曾经把一把刀子插进狼人的体内，这个女人身上的伤口跟这个完全符合。”

艾米叹了口气，“我真高兴狼人的避难所离我们的诊所还比较远。”

“但是还没有证据证明她们就是狼人。艾米，虽然我知道你最怕狼人了，但是你很安全，别担心了，我的孩子。”母亲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小女儿的头发。

“另外的两个女人呢？”乔问，“军队是怎么说的呢？”

“另外被指控的狼人有一个虚弱的婴儿，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狼人，那些由狼人父母生下来的婴儿前几年都会很虚弱的。但是饥饿和贫穷也会让婴儿显得虚弱，军队完全没考虑这一点。”

“那个感染者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证据是什么。他们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出去，她又踢又哭喊；最惨的是那个虚弱的孩子在打斗中死了。他们总是认为穷人是狼人，这太不公平了，我从来没看到他们指控一个有钱人是狼人或者是感染者。哎，他们实在把我们都吓坏了，穿着铠甲，带着头盔，踱着步子，我还看到其中一些是女人，这太不人道了，就像战争一样残酷。”

“我们对军队太失望了，他们能得到这么多支持简直是奇迹了。”梅格说。

“人类太害怕了，也太自私，想不到如果自己是狼人，要靠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是狼人的猎物，所以就诋毁狼人，把他们看得万分邪恶。我觉得尽管大家不赞成军队的做法，但还是觉得那样做是必要的。”

贝思感叹道：“要是大家都有爸爸那样宽广的胸怀就好了。”

母亲说：“要是那样的话，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狼人和我们之间的斗争，他现在就会跟我们一起了。”

“到壁炉边暖和一下吧，妈妈。”梅格建议道。

母亲点点头，伸手去烤火。“我提醒军队说圣诞节快到了，但是他们掀翻了桌子，提醒我别忘了上个月被狼人吃掉的女人和她留下来的孤零零过圣诞的孩子。我接着说如果他们想要把狼人都除掉的话会非常忙，因为那么多人人都去战场了，我们现在剩下的人口大概四分之一都是狼人，无论贫富长幼，无论男女。”

“然后他们说什么呢，妈妈？”乔问道，并且为了听得更仔细些，她挪得离母亲更近了。

“他们当然不以为然了，说根本没有那么多狼人，但是在场的那些人都觉得我说的是对的。我们中没有人记得什么时候没有狼人在，还有些回忆起他们的祖辈们在孩子时代，也都是在满月的夜晚把门插起来的。”

“我记得听爸爸说过，他估计镇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狼人呢。”贝思说。

艾米喊道：“怎么可能那么多！”

母亲给几个姐姐使了个眼色，她们就都安慰艾米说数字确实有点夸张了，但是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恐怕那个数字还要再大些。

“并且那些狼人都住得离我们很远，是不是？”艾米问道。

“是呀，”母亲笑着说，“就像我们一直告诉你的那样。”

“接下来怎么样呢，妈妈？”乔问道，急切想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

“军队宣布说他们新阵营的目标跟一百年前的一样，誓要消灭所有的狼人。”

“我赞同爸爸教育狼人去克制自己冲动的想法，就像我们学着去控制自己的罪恶一样，”贝思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一个人想要更好地被别人信任，只有更好地完善提升自己。爸爸常说，人会像狼人一样去屠杀。每当我走过屠宰场，看到那些不幸的动物被分解的肢体，等待着成为一些人的晚餐，我就会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毕竟我们知道狼人必须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吃人肉喝人血。如果只吃动物，他们就会很快生病死去。我们可以做些补偿。”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的，”妈妈赞同道，“幸亏你们的爸爸不在这里，看不到他们的罪行。他觉得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正是因为这种少见的同情心让我爱上了他。”母亲说，“狼人有时候会在攻击的中途停下来，我觉得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他们跟我们一

样，需要被教育。”

“但是还有一些狼人呢，他们因为咬伤而变成狼人，但他们并没变坏。”

“恩，他们既然活着，就可以学习，就像我们一样，学习生活，打猎，工作和爱，除了每月一个短暂的失去控制的晚上。蔑视他们是不对的。”

“妈妈，别再说这个了，坐下来休息下吧。”贝思催促道。

“我是该休息下了，”她坐下来，显然已经很累了，女儿们忙碌着准备茶饭。“我们都被这场战争拖累了，无暇顾及狼人的攻击了。但是他们好像也缓和了很多，我现在宁愿花心思来帮助穷人，而不是去谴责狼人。”

等每个人都坐下来开始吃东西时，母亲拿出了父亲的信。

“尽管年纪大了，爸爸还去战场做牧师，我真为他感到自豪。”梅格说道。

“我想去战场做个鼓手，或者护士，砍掉坏掉的肢体来喂战场上的狼人，”乔说着，手里拿着抹着黄油的刀子。

“乔！”其他四个人齐齐地叫出声来，厌恶地皱着鼻子。

乔叹了口气，她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

父亲的信里充满了希望和欢乐，带给他的女人们深深的爱怜，并且说期待着来年的团圆。

她们默默坐着，有点沮丧，母亲打破了沉默，提醒她们的朝圣之旅游戏，她们先要通过代表毁灭城的地窖，穿过妖魔谷，通过两个咆哮的狮子对他们的信念的考验，来到象征天国的屋顶，享用牛奶和面包。

“现在，我的小朝圣者们，”母亲说道，“假设你们不是在玩游戏，而是认真的，看看你们在爸爸回来之前可以做得怎么样。早上看看你们的枕头下面，就会发现你们的指导手册了。”

晚饭后，她们又做了几个小时的针线活，然后像往常一样，围在贝思身边，伴着她用琴键已发黄的旧钢琴弹出的音乐唱起歌来，母亲美妙的声音引领着孩子的音调。之后大家都满意地伴着熟悉的摇篮曲睡去了。

圣诞秀

乔是圣诞节第一个醒来的，那时天刚蒙蒙亮。她看到壁炉边上没有挂着袜子，深感失望。多年前，她的小袜子曾经因为装了太多糖果掉下来。然后她记起了母亲许过的愿，便把手悄悄地伸向枕头下，果然摸出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朝圣之旅》！它记载的是历史上最优秀人物的经典故事，乔觉得它真的是一本写给一切正要踏上漫漫征途的朝圣者的指导书。当她们还小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她们的话题了，长大了说的渐渐少了。乔理解妈妈给她们这本书的用心，希望她们能够诚实正直。接着梅格发现自己的的是绿色的，贝思的是乳白色的，艾米是蓝色的，姐妹们边看边讨论着这本书的内容，不觉间太阳已经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当她们下楼跟母亲问安的时候，却只发现汉娜在，她被大家当做朋友而非仆人，她告诉孩子们一些穷人来乞讨，母亲出去看看他们需要什么。

她们决定在妈妈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礼物装了满满一篮子。接着门响了，却发现是艾米。她因为读了《朝圣之旅》而心存愧疚，就去把买好的小瓶的古龙香水换成了大瓶的送给最亲爱的妈妈。

门铃又响了，姐妹们都跑过去迎接母亲，饭桌上的气味早已经让她们饥肠辘辘了，“圣诞快乐，妈妈，谢谢您送的书！”

“圣诞快乐，孩子们！吃饭之前，我想告诉大家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妈妈，刚刚生了一个小孩。家里还有六个饥饿的孩子，她们又冷又饿。我只希望大家把我们精致的早餐作为礼物送给她们，我们吃面包牛奶就好，行吗？”

饥饿的女孩们想要抗议，但是想到母亲要她们做的肯定都是对的。片刻沉默之后，乔大声喊道：“幸亏我们还没开始吃呢，我愿意这么做！”

然后姐妹几个就快速地把食物打包，排着参差不齐的队伍，走向了那个饥饿的一家。

路上，乔注意到路边上有个帅气的男孩，知道他就是劳伦斯家的人，他们拥有镇上第一幢大庄园，房子就在她们家边上，她扬起脸算是打招呼了，因为手里拿的东西太多了。男孩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而其他姐妹也都跟他打了招呼。

“为什么这么帅的男生就是不怎么出来玩啊？”乔好奇道。

“他家人一向如此，”母亲说，“老人专心做生意，并且对孙子管教很严。当然也失去了很多乐趣，你知道的，不止赚钱很难，要守住它也很难。”

“有这样的隐士邻居真糟糕。”艾米皱着眉说。

“我经常觉得冷淡的邻居比吵闹的邻居要好些。”妈妈笑起来。

这个小队伍来到了目的地，当她们看到简陋不堪的屋子，面色苍白、衣衫褴褛、目光呆滞的孩子们，每个人的心都揪起来了。

汉娜毫不犹豫地把食物放下，生火，用带来的旧衣服堵住破损的窗户，女孩们忙着摆桌子，马奇太太给生病的妈妈喂些茶水和稀粥，而又冷又饿的孩子们一边大口把食物塞进嘴里一边还不忘称姐妹们为天使。

回去的路上，马奇姐妹们因为把她们的早餐分给邻居，而感到既满足又快乐。

“那个妈妈，”乔说道，“应该把她的孩子给狼人几个做圣诞礼物，而最小的，应该像大一点的一样帮衬家里一些了。”

“乔，你说的真恐怖，”艾米抱怨着。

“但是这样留给其他几个孩子的食物就多些了。”乔辩解道。

“够了，乔，我真担心军队的势力日益扩大。狼人不是平时闲谈的话题，而且你知道一个母亲永远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喂狼人的。”马奇太太摇着头说道。

“妈妈，你是说你不会牺牲艾米来给我更多东西吃吗？”乔说着，一边斜着眼睛偷看艾米的反应。

艾米意识到乔的玩笑，笑着从地上抓起一把雪向乔扔去。

把礼物给了妈妈之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准备晚上的庆典

活动了，因为那晚满月当空，没有人会离开屋子。家里所有的毯子啊，被子啊都被用来装饰舞台了。

因为经济拮据，难以为家庭表演花大笔钱，足智多谋的姑娘们就找来了各种零碎的东西来布置，她们甚至到腌菜厂去找亮晶晶的小锡片。因为不招收男士，所以乔扮演男角，于是观众们在圣诞夜可以看到乔扮演的帅气的恶人，手里拿着宝剑，头戴宽边软帽，神秘的宽大外衣和她颇为得意的黄褐色长筒靴，这一切都让其他姐妹们叹服不已。

开场是个极大的胜利，12个女孩低语着拍手等待更让人激动的环节。乔在幕后戴上了她那用涂黑后的羊皮做成的吓人的狼人面具。灯光熄灭，狼人出场，第二幕——《狼人的诅咒》开始了。当灯光照在乔的脸上，她仰头号叫，忽然外面传来了真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狼人的哀号，低沉，忧伤。这种恐怖让在场的每一个孩子都怕到了骨子里，她们战栗着围成一团，这样的效果正是乔想要的，最后大家的掌声甚至比第一场还要响亮。

“你觉得有女狼人吗？”一个女孩问道。

“肯定有，就像有男狼人一样，被咬伤了然后就变成狼人了。”一个回应道。

“但是这里的狼人不是咬人，而是吃人！”

“是的，他们把人撕碎然后吃掉，只剩骨头啊，一只脚啊，或者胳膊啊什么的留给人们去哀悼。”

“不过，如果其中一些被咬到或者抓伤，活下来的话就会在月圆之夜变成狼人。”

“不可能有女生的，”乔用她那满含抱怨的口吻说道，“月圆的时候女生根本是不允许出门的，所以不会有女孩被咬伤并转化为狼人的。”

“反正我们都在彼此的保护之中。”贝思笑着说。

“好吧，我可以保护自己，”乔说，“并且我可以保护你们所有人。滚开，狼人，滚开吧！”她欢快地叫着，在屋子里跳着，手里还晃着那把剑。

“我听说军队还在招兵买马呢。”一个黑头发的女孩说着。

“我觉得军队跟狼人一样恐怖！”另一个女孩叹道。

“正好给了他们借口啊，”乔哼了一声。“因为除了这个原因，他们还真的没有理由穿着铠甲带着头盔吓人呢。以前，军队在月圆的时候猎杀狼人，他们穿着皮衣和锁子甲来保护自己，现在他们在光天化

日下想逮捕谁就逮捕谁，还尽挑穷人，把他们指认成狼人。”

“但是军队的存在和狼人一样久，每个人都记得，这是不是说明他们其实也是有信念的？”

“我告诉你，早已经不一样了！”乔坚持着，“以前人们住在茅草屋里，因为害怕狼人的攻击，所以军队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有坚实的房子。”

“那你觉得军队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乔？”

“曾经是，现在不是了。如果他们还在月圆之夜穿着皮衣和锁子甲猎杀狼人我会立刻加入他们。”

“军队里有女生吗？”

“肯定有，妈妈都见过了。你知道很多男人都参军打仗去了，女人得来做这剩下来的一切。”

“那你是不是觉得等那些战场上的男人回来以后，他们会把所有的狼人消灭干净呢？”

“他们太多了，杀不完的！”乔说。

“是啊，我小的时候，爷爷就告诉我说在他爷爷小时候，村民们很多都是狼人。”

“你是指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吗？”

“是啊！”

“哇，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那听起来不像真的啦。”

“是真的，”乔立刻回应道，“爸爸总是跟我说我们世代跟狼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应该像对待邻居一样对待他们，只不过在月圆之夜小心点就好了。”

“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啊，这样怎么保护自己呢。”艾米说。

“那就像父亲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贝思说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父亲那样宽容大度的，”一个姐妹说，“如果军队杀死狼人，大部分人还是拍手称快的。”

“是的，而且我想那些战场上的人回来之后，他们的杀戮欲会使他们想猎杀更多的狼人。”

“那我宁可变成狼人，也好过被他们吃掉。”一个女孩子说。

“那我宁可去天国也不要天天担惊受怕。”艾米确定地说。

“狼人感染者要掩饰得很好。”乔提醒她，“他们被迫像狼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中。这场战争流的血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军队还要天天穿着盔甲打打杀杀？”

“好吧，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指控我同情狼人，我宁可他们都死光。”黑发女孩叫道。

“没必要，”乔说，“我们要学着共存。”

“共存？你相信这个？”

“当然，月圆之夜我们提防他们，其余时间都不要去想了。”乔说。

“我不要再听狼人了！”艾米大叫道，脸色苍白地颤抖着。“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我不敢想象晚上睡不着，院子里一大群狼人！”

汉娜忽然出现了，叫大家下去吃晚饭。当客人们随着她下去之后，姐妹们面面相觑，钱都没有，汉娜拿什么招待大家呢？

“我们换衣服，你们先下去。”乔告诉艾米和梅格。

当乔拿下面具，一边擦着黏过胡子的下巴，一边朝窗外望去。窗户下面就是劳伦斯家可爱的院子。当她看到劳伦斯先生那深色头发的帅气孙子站在院子里时，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光着膀子，当时的场景不容她去看他有没有穿裤子，因为光线刚好只到胸前，但是他那肌肉丰满的肩膀已经让乔心跳不已了。

“贝思，快过来看！”她悄声说。

两姐妹站着，几乎不能呼吸。月光照进他的眼睛，它像宝石般闪耀着渴望的光芒。他的头向前拉伸，然后脸部开始变形，变长。他的脖子拉长变粗了，浓密的毛发长出来。他仰望天空，鼻子和嘴都开始蜕变，耳朵也开始变长，突出来。滴着水的，锋利的牙齿从他张开的嘴里面延伸出来，他整个身体扭动着，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接着他身上的毛发开始长出来，并迅速覆盖了全身，然后他朝着远处奔去，消失在月光中。

乔像被冻住了一样，一股寒流爬上脊背，但却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一种兴奋和渴望。只是看看，都让人兴奋不已，但是她的手也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头发，去感受她脸上动物的呼吸，去看镜子中那双月光下熠熠生辉的眼睛。

“劳伦斯一家是狼人！”贝思叫道。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老人不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乔说，“但是，贝思，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件事，你发誓不跟别人讲，妈妈，梅格，